



文旅新专业如何育人

——本科目录调整下3所高校新增专业的办学实践

本报记者 李荣坤

今年4月,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专业,其中包括数字文旅、艺术治疗专业;2025年获批的音乐科技专业也被新版目录继续收录实施。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简称“北二外”)数字文旅专业、南京艺术学院(简称“南艺”)音乐科技专业于2026年秋季迎来首届本科新生;中央美术学院(简称“央美”)艺术治疗专业将于明年正式招生。记者采访了3所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及学生,探究新专业培育复合型人才的路径。

厚积薄发,时代需求催生新专业

新专业是高校紧跟产业变革,历经数年乃至数十年积淀结出的办学成果。国家战略导向、行业现实缺口、学校学科积累,多重因素共同推动新专业落地生根。

北二外数字文旅专业“十年磨一剑”。早在2015年,学校就在旅游管理专业下设立旅游电子商务实验班,紧跟OTA(在线旅游平台)行业崛起的时代浪潮,先后培养了6届相关方向毕业生。两次申报、反复打磨论证终于获批,于2026年迎来35名首届新生。

“新专业的设立绝非仅凭一个构想就能落地。课程体系、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学生就业等各环节,学校都提前做足了铺垫与积累。”北二外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说。在她看来,高校专业的裁撤与新增,本质是高等教育跟随社会产业发展的新陈代謝。

在南艺,全国首个音乐科技本科专业迎来首届新生。“申报音乐科技专业是回应时代之需,填补人才断层的战略选择。”南艺现代音乐与科技学院院长汪敏表示,过去国内音乐科技相关教学分散在“艺术与科技”“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电子音乐作曲)”“录音艺术”等专业方向之中,长期存在“懂技术的不懂艺术,懂艺术的不懂技术”的人才困境。南艺相关教学实践最早可追溯至1998年,经过20余年持续孵化积淀,2024年完成学院战略转型,建成本科、硕士、博士完整3级培养体系,为专业获批打下坚实基础。

央美艺术治疗专业从20世纪90年代学校开设审美心理学课程,到设立硕士课程、本科试点工作室,经过多年探索,2026年4月正式获批本科专业。央美管理与教育学院副院长、艺术治疗研究中心主任赵力介绍,艺术治疗强调科学、循证、医学安全,具备严谨学科属性。面向社会日益增长的心理健康需求,这门打通艺术、心理学、医学的交叉学科一经获批便受到考生与行业的广泛关注,国内多所院校也已开始布局相关方向。

破界育人,打通校园与产业“最后一公里”

交叉学科办学,最大难点在于打破原有学科壁



来自各国的艺术治疗师齐聚中央美术学院,开展艺术治疗创意工作坊。

垒。3所高校在课程设置、平台搭建、产教融合上各出实招,努力破解跨学科教学“两张皮”的难题。

北二外数字文旅专业实行文工交叉、文理兼收。“我们并不追求对标计算机专业进行深度技术研发,而是立足文旅场景,教会学生用好数字化工具。”吕宁介绍,专业开设旅游大数据、Python(编程语言)数据挖掘、数字创意产品开发等课程,重点培养学生文创挖掘、技术应用、体验设计、平台运营4项核心能力。专业最大特色是前置实践教学。“学生在大一下学期接触第一门专业课后,学校便为其对接企业资源,支持学生在各类企业场景中实践历练。”吕宁说。

南艺音乐科技专业下设音乐人工智能、计算机作曲、音响工程3个课程群方向。“我们专门新增了音乐人工智能课程群,夯实学生技术底座,同时弱化传统相关专业中更看重的“学术型电子音乐”相关课程,引入《影视游戏音乐编创》《商业音乐编创》《音乐创意与策划》等课程,对接市场真实需求。”汪敏介绍,专业还联合科大讯飞等企业共建实验室,把真实产业项目带入课堂。

央美艺术治疗专业课程由基础课、核心课、实践课三大板块构成。基础课覆盖心理学、医学、艺术史、艺术创作;核心课聚焦艺术治疗理论与实操技法;实践环节分层递进,包含短期实践、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实践场景覆盖医院、美术馆、社区、学校。

“我们申办的是‘艺术治疗’而非‘美术治疗’,覆盖音乐、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并不局限于视觉绘画。”赵力说,研究生阶段还将增设创意艺术治疗研究、数字艺术治疗研究等方向,结合AI(人工智能)、AR(增强现实)等,积极拓展艺术治疗的边界与应用。

广阔新赛道,青年学子的无限可能

新专业的设立,打开了青年学子的多元发展空间。

数字文旅人才能够服务智慧文旅政务平台、OTA企业、文旅科创公司,也可以自主开展文旅内容创新创业,OPC(一人公司)是该专业最适合的创业场景之一;音乐科技毕业生既可从事音乐制作、影视游戏配乐,也能投身AI音乐、智能乐器研发等前沿领域;艺术治疗兼顾升学与直接就业,毕业生可进入美术馆、校园、社区开展美育心理服务,也可以开发艺术疗愈文创产品。

王馨瑶是北二外首批数字文旅专业的学生。在她看来,文旅产业早已告别传统观光模式,数字赋能是大势所趋。“全新的培养体系、贴合行业前沿的课程内容,让我们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成长机遇。”她说。欧阳秋月是央美艺术治疗工作室首届本硕博贯通毕业生,今年已毕业并在母校担任科研助理。经过7年系统学习,她对艺术的社会价值有了全新理解,也选择继续参与艺术治疗新专业的建设工作。

放眼全国,此类新兴交叉专业正在多点开花。汪敏提到,未来两到三年,国内或将有更多高校开设这些新专业,各校须坚持“一校一策”,走差异化办学道路,避免同质化竞争。南艺也将于今年11月主办首届全国音乐科技大会,会聚学界、产业界专业人士,共同研讨学科建设。

新兴交叉学科建设之路仍处在探索阶段,但不难看到,高等教育正主动回应时代变化,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藩篱,培育更多复合型青年人才,为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逛博物馆为什么这么累



这个暑期,你是否逛过博物馆?一件件珍贵文物常常让人惊叹于祖先的智慧和审美,进而内心涌出巨大的满足感、收获感。

不过,观展过程中可能还会产生另一种感受——看着运动步数还不到3500,腿却像刚跑完“半马”,逛博物馆两个小时比在游乐场玩一天还累。

许多人逛博物馆的现状变成了:满怀期待进入博物馆→仔细欣赏每件作品→认真阅读每张说明牌→突然失去兴趣→感觉有点头痛、憋闷→快速浏览其余藏品→疯狂找出口准备走人……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逛博物馆感觉累的人并不只有你一个,科学家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很专业的名字——博物馆疲劳。这并非一个新词,早在1916年就由美国专业人士提出,后续还有文博与心理学方面的学者进行研究。

结合参观者的真实体验、学者的研究,逛博物馆感觉累基本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精神疲劳**:观众长时间对展品高度关注造成精神疲劳。有研究显示,一般来说,人们对展览的兴趣峰值在30分钟到45分钟之间,之后同类展品连续出现,大脑会主动降低信息接收效率。一些大型展览尤其明显,展现的信息越完整,观众看得越累。

缓解办法:选择自己的游览路径,并非每个展品都要仔细欣赏,这样注意力持续的时间会更久,且参观结束后的满意度也更高。也可以跟着导游或者讲解员,听他们讲解重要的、有趣的知识点,缩短整体参观时间。如果遇到感兴趣的文物,在讲解结束后再仔细欣赏,以此减少过多文物带来的频繁刺激。

◆**信息过载**:博物馆里有太多展品,每一件都在做“看—读—理解”的信息处理,眼睛和大脑一直高频运转,参观者在重复接触同类型刺激后,有意无意地都会减少单个展品观看时间或停留时间。例如,在同一个介绍恐龙或者陶瓷系列展馆中待了太久,信息刺激过密,参观者的心情会逐渐变得烦躁,知识也无法进入大脑,对于剩下的展品只想走马观花看完,然后迅速离开现场。

缓解办法:博物馆通过改变展品类型,再结合互动体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参观者的精神疲劳。

◆**匮乏的知识**: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知识匮乏和对展品背景的了解不足是人们出现博物馆疲劳的重要因素。很多人在看展品时只能发出“哇哇哇”“好看”“不错”等诸如如此的赞叹,然后再阅读旁边的文本了解展品背景,如此一来,两个小时博物馆的游览约等于在上一节120分钟的超长文化课,疲惫感自然难以避免。

缓解办法:在参观博物馆前对该馆的历史、文化背景、展品信息有一个初步了解,而不是一头雾水地扎进知识的海洋里。

◆**身体疲惫**:逛馆以站立和慢速移动为主,为了看清展品和说明,参观者要不断低头、仰头、侧身,肌肉长时间重复这些姿势,负荷比匀速走路大多了;再加上大理石、瓷砖这类硬地面没有缓冲,休息座椅又不够,身体容易吃不消。而且许多博物馆建筑本身就非常宏大,哪怕不看

展品,在里面走一步数都非常可观,走岔路或重复参观的情况也难以避免。

缓解办法:尽量减少身体前倾、背手等动作;另外,大部分博物馆设置了休息座椅,累了就歇歇吧。

◆**其他原因**:如为了保护展品,博物馆要控光控湿,造成时间久了会缺氧;不良照明设计引起的视觉疲劳,包括明暗反差过大等,都会加剧人的疲劳感。

此外,很多家长带孩子逛博物馆,不少家长分享经验:逛馆前可以跟孩子在官网或公众号上挑选三四件展品,到馆后只深度看这几件,其余展厅大略扫一遍即可。孩子不想看了可以带去文创展区,他们更愿意多待,因为没有压力。简单说就是把“逛完一座博物馆”降格成“看懂三四件东西”,目标小,但精准。

去时可以给孩子带个画本,对着展品现场画,不要在意画得像不像。年龄大点的孩子逛馆可以先领博物馆折页,上面有重点文物介绍,让孩子拿着折页找展品,像闯关游戏一样,比听讲解更高效。逛累了别硬扛,当孩子频繁蹲下、反复问“还有几个”,此时可转场文创区或者出馆。逛馆不是跑马拉松,保持住孩子的热情很重要。

孩子逛的第一座博物馆尽量别选历史馆,自然博物馆或科技馆更合适,生动形象的标本、能动手的装置,天然匹配孩子的注意力。

博物馆疲劳

信息太多,大脑宕机



表现:

看不动、记不住
烦躁、想离开

原因:

展品密、文字多
刺激持续
负担过重

缓解:

分段看、抓看
重点、常休息
少拍照

AI制图

专家视点

回到人本身

肖向荣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现代舞跳出相对封闭的小众圈层,走入大众视野,同时也改变了舞者日常的创作状态。当“现代舞”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标签时,其作为舞种的内在规定性反而被稀释了。这一现象迫使我们回到教学现场进行反思:基础训练究竟在训练什么?技术特征是否已滑向了同质化?审美叙事是否有足够的文化自觉?教学是否真正以问题引导而非以套路灌输?这4个问题归结起来,指向一个根本追问:中国现代舞的发展,应当在什么意义上确立自己的主体性?

审美范式的失守

现代舞作为一个舞种,首先建立在概念内涵与边界的明确性上。今天舞蹈艺术院校的作品将现代舞视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筐,恰恰是因为其边界意识的缺失。

当前创作中的诸多问题,如音乐铺陈过满,情绪依赖音响推动;动作密度过高,语汇堆砌却无法有效信息传递;身体在反关节的炫技中丧失生命感,沦为机械的零件展示……这些现象都是概念不清、边界不明的症候,是现代舞审美范式的失守。

舞种文化的核心在于审美范式的确立。现代舞的审美范式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身体、看待表达、看待舞蹈与人的关系。技术应当是个人语言的生成机制,而非标准化零件的生产流程。当基础训练“怎么动”而不教“为什么动”时,技术便从解放身体的手段异化为束缚个性的枷锁。

因此,舞蹈艺术院校教育必须从审美范式的层面重新审视基础训练:训练的目标不是制造统一的动作执行者,而是培养能够用身体独立思考的主体。

用身体独立思考

从舞蹈史的角度看,现代舞的发生从来不是单纯的舞蹈技术革新,而是一场深刻的文化运动。其根本特征是观念先行——思想先于形式,观念先于动作。

美国舞蹈家邓肯脱下足尖鞋赤足起舞,其意义不在于动作层面的变革,而在于对古典芭蕾身体规训体系的文化反叛。格雷姆发展收缩与伸展技术,不是为了丰富动作语汇,而是为了挖掘身体内部的情绪真相。

观念先行的传统在中国现代舞的实践中同样得到了深刻体现。舞蹈家林怀民与云门舞集的创作历程堪称现代舞观念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生根、转化的范本。其早期作品《薪传》(1978年)并非对传统舞蹈程式的复制,而是以现代舞的身体重新理解先民渡海拓垦的历史苦难,用身体提出“我们从哪里来”的追问。至《行草》(2001年),林怀民将书法艺术的气韵、留白、力度转化为“太极导引”的身体美学,所完成的不是中国元素的表面拼贴,而是一种东方审美范式的当代重构。舞蹈家沈伟则在《声希》《春之祭》等作品中,将中国传统的线条感、呼吸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理性结构和视觉艺术方法相结合,创造出贯通中西的“自然身体发展法”身体语言。从这些实践中可以看到一个共同逻辑:他们都不是先有动作,而是先有对文化、身体、时代的判断,后才找到属于自己的形式。

运用现代舞的思维方式

今年是吴晓邦诞辰120周年,重新理解其“为人生而舞、为人民而舞”的艺术实践,对于认识中国现代舞的文化立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30年代,现代舞的训练与表现方法经由吴晓邦的学习和创作进入中国新舞蹈实践,在《饥火》《义勇军进行曲》等作品中,与民族危亡和人民生活建立直接联系。外来的艺术经验经过现实生活的选择与转化,获得了中国特色的表达。笔者将这一精神概括为——“为现实而舞”。

无论面对历史题材、传统文化,还是个体的内心经验,创作者都应立足于当下理解人的处境,作品的精神指向也由此与时代相连。这对今天的剧目教学仍有启发。题材的确定需要伴随对创作缘

由的追问,历史人物与现实经验之间的联系应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身体行动。只有深入人物所处的关系与矛盾,学生才能理解动作中的力量和情绪从何而来,使题材真正进入表演。

教师可以从3个维度构建作品:主题必须通过身体的表演来呈现,表演必须传达编导的内在意图,“主题—身体—表达”三者合一。

当前有一定数量的作品名不副实:主题宏大而表演空洞、编导意图模糊,这恰恰暴露了方法论的缺失,也是中国舞蹈现代化急需补上的一课。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现代舞对中国古典舞和民族民间舞当代转化的启示。守正创新,守的是什么?守的是中国舞蹈的文化根性和美学基因——中国古典舞的“形神劲律”、民族民间舞的风格逻辑和生命质感。创的是什么?创的是新的身体语言、审美范式、时代表达。守正不是固守程式,创新亦非另起炉灶。现代舞恰恰可以在守正与创新之间提供一条可操作的通路。

舞蹈艺术院校在这一进程中承担着关键责任。现代舞进入教育体系,不是让所有学生成为现代舞者,而是让学习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的学生也接触现代舞的思维方式,学会用身体思考自身的传统,发现传统中可以被当代激活的生命力。以问题引导教学,让学生思考身体与音乐的关系、动作与语言的关系、生物性与生命感的关系,这些远比单纯的技术训练更为根本。唯有如此,中国舞蹈的整个现代化才能摆脱对西方现代舞的表面模仿,摆脱技术上的同质化,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从邓肯到格雷姆,从吴晓邦、林怀民到沈伟,现代舞最珍贵的传统不是某一种技术体系,而是那种始终“回到人本身”的勇气——让身体成为有生命的身体,让动作成为会说话的动作,让舞蹈成为人观察世界的方式。让现代舞回归舞种的概念自觉,守住审美范式的边界,这既是对中国现代舞教育的期待,也是对整个中国舞蹈未来的期待。

(作者系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